



靈劍波 著

有刺的薔薇

大光書局版

有刺的薔薇

盧劍波著

上海大光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廿五年七月再版

原價	國幣四角
特價	國幣一角

著作者 盧劍波

出版者 大光書局

發行者 陳苻蓀

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

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

大光書局總發行所

電話九三四五七號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胡 序

晴天會下雨，日月會蝕，宇宙間的一切都在變。人，人又是頂玲瓏頂複雜的東西。雖然大家同在死滅的路上跑，各人自己還不知道他走道兒的方法。沒有人敢說他的計劃永遠不變，也沒有人敢說他的性情永遠不改。這世界，還說什麼享受？還講什麼同情？“人生有幾，倒不如休惹情條恨葉！”

但只要勇氣或聰明不會自殺，你就得承認你是在做“人，”是在做“我，”生活着的人是不容七情都盡，五蘊俱空的。那你就不免有戀愛有友情，有好意，有憎惡，有憤懣，有悲痛。倘使機械的社會還

沒有磨滅盡你的本性，精神的刺激還沒有麻痺完你的感情；熱血會灑上室人，眼淚會輸與愛侶的。

張牙舞爪，吮血食肉的妖魔真多，提防着他們攫去現代這些青年的赤心。荊棘的園裏長不住清真的百合和古樸的棕櫚；薔薇沒有刺也掙扎不起。這應該得着大家的原諒吧！

我自己曾袒露赤心等着，大半的血却爲荊棘的刺而流。我依舊驕矜，因爲有幾處傷痕是帶着薔薇的餘馨。現在我可不那麼淺，正準備着老厚的障屏來蔽住心靈，不帶香的刺他莫想穿進。歡娛得有悲哀做伴侶，天下沒有無刺的薔薇。創痛固然難過，但是我不願意木石似的過完我的生命，還是等着等着有刺的薔薇……

一九二八，三，四仲舒序于南京

自序

這周遭——時代和空間——像巨靈一班在掌握着我，不，並且掌握着和我同時代的多少人，我好似孤獨的，他們彼此間都是孤獨的。我在掙扎，他們彼此間也在掙扎。惟其是各個人都是孤獨的，所以掙扎的結果只是創傷，巨靈在我們的前面吮着我們所流的血笑了！……

死的，脫逃的，後退的，而且還有在巨靈的腳下酩酊了的，給巨靈做俚來分享一點殘餘的，我都見着；聽着各種不同的叫聲；我力怯了，不，我仍然在掙扎。這好似斯特林堡保 A. Stringberg 在“死

之舞蹈”上說的那樣：

“這全然是不可怕的，我的一生除了仇敵之外並沒有什麼，他們不惟不能加害於我，他反幫助我前進。等到我的死時候到臨，我可以說我不曾負欠過什麼，我不會不爲什麼就得到一點東西。我所得到的每一點小東西在我都是必須戰鬥過來的。”—— From “The Dance of Death”

實在的，我所得到的東西，無論是衣，食，住，書籍，智慧……甚至於我這編小品文和雜感集子。在其中可以尋得出我的笑，哭，禱頌，咒咀，愛憎，與乎年來所得的經驗。我對於人生，——雖然有已定了的人生觀和宇宙觀——只有掙扎，並沒有要成功的希望，我的生命便在這沒有成功的鬥爭之中活着，假如我一朝得到了成功和滿足了，我的靈魂便要送給魔鬼，生命便要熄滅，而且，我這編集子，便只好拿去填糞坑去。

我願意將我的掙扎的精神來滋乳牠的生存，因為，我在這世間上沒有榮譽，沒有權勢，沒有金錢，甚至於沒有安息。……我沒有機會來講惹人發笑的俏皮話，也沒有時間來寫應酬別人的文字，爲了生活在自己的能力上面，更不能不移去若干精神在翻譯或著作其他的東西上面，所以我這本集子便是這樣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寫下來的字句。

本集之所以取名“有刺的薔薇”的原因，我想，這是無須說明的，只要是翻過了一遍的人便會實際地體驗到。這和我所編的詩集“芳醪與鴆毒”有類似的意義。

末了，我敬以此冊呈獻於我的朋友和仇敵的面前。

一九二八年，二月，劍波于上海

有 刺 的 薔 薇^{*}

我還是這樣的想：我的環境允許我能做點事，我就幹一下，我也不向人們誇耀，我也不自盡：如果相反了，我也不說慚愧來自勉。

因為我相信，到事實已經鑄定了，你不能抹煞的！

關於你主張的話，我實在不能多說什麼，你的環境已拉着你作那樣的駱駝，你當然只有向沙漠中走了，除死而外。老弟，不要感傷什麼！不要憂愁什麼！

“自由”（Freedom）老早該停版的，停了也好，停了之後，我們大家去讀工黨的機關報，青年黨的黨報，如此，我們好為一個民族革命者，好張起口說“民生是歷史的重心”之話是科學的，認識總理，同樣，進一步，更可認識列寧，莫梭里尼等。這倒是一件快人快意的事。因為這樣，我們不

發生吃飯問題與女人問題，而且還可以變爲名人，辦大報，著厚書，朋友！等待着這樣的社會吧。

老弟！你還是有點吳老丈的氣慨！你要哭。
（只是這點）我對你說吧，哭什麼呢？我非汪主席呵！

一個人不會做出使人難堪而請人原諒的事來，假如他沒有那樣的環境。所以說到此，我不能說什麼！我望你仍然繼續你的工作。

沒有恆產，只有過這樣的鬼生活。

你的老友謙弟

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泉州

我很感謝多年的老友謙弟能給我這樣一封懷着深摯的 sympathy, forgiveness and understanding 的信，真的，便這樣“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去悲觀呢？”一個人的人格是應該由自己用血和淚

去完成；便是理想社會也是要建築在舊的世界上。
所以，我便把牠拿來作我這本集子的Epilogue了，
因為牠最能代表自己要說的話。 劍 波

原

书

缺

页

原

书

缺

页

兇獸和羊

兇獸之中，所謂“老虎”怕也算得是一種罷！

我今天給 KM 書局送譯稿去，順便“賒”了一本魯迅著的華蓋集回來，途中陡然翻到 56 頁，眼光不期然而然的便觸射到“凶獸樣的羊，羊樣的凶獸”十個字。我很似遇着迅雷烈風一樣，心裏一楞，便把書關上了，上下文我還不知道說是什麼？

我記起今年暑期的事了。那時我已離開了萬惡的魔宮的上海，和去魔的天使的姑娘（友人陳寄鴻說的話，）回到了用大板二百銅元，和滿街“茶話處”“適可軒”（鴉片烟館）以及桓桓武士的巢穴

——四川。途中不去歷盡了多少苦辛，受了多少烏氣，是的，那時的我，直是沒有凶獸的羊，所以閹老，大人，先生，博士，小姐，軍官都可以迫壓欺凌我，我只好順受了，連“哼”字都不敢吐一聲。

在重慶書店突然看見民衆十五期，上面有友人蒂甘編的“俄國虛無黨人的故事”。他對於這種體裁是特有把握的，他的“芝加哥殉難者的故事”不知影響了多少讀者的心靈。這篇故事的材料是很不錯的，可是第三段“馴服的羔羊，會變成殘暴的猛虎”這一句血紅紅，光閃閃的標題，不禁使我打了幾個冷噤。啊！好像我身上羊皮都被層層剝下一樣，而且，我大約也應該是殘暴的猛虎了罷！

確實的，七八年前我曾想做“凶獸樣的羊”但是現在呢，早已是“羊樣的羊”了！從前的不過是“Pia of uto”罷了。

暑假過了，我這個“羊樣的虎”出了夔巫，冒過羣羣凶獸的彈雨槍林，來到上海，我已然又是人家

馴服的羔羊了！果然我便帶上了窮的口籠，栓上了病的索子，再加上了人們冷譏熱罵鞭子……我終於不是羊樣的兇獸，也不是“兇獸的羊”了，嗚呼！

我的脾味終於不好，雖然馴伏的羊皮羊氣還是剝脫不盡。我不知如何得罪了我幾年前的好朋友。他常常帶着鐵板面龐哼道：“馴伏的羔羊，會變成殘暴的猛虎！……”我記得這是俄國虛無黨人 Kvjatkovsky 的話。然而在心靈上輕輕的中了一箭了。

過去的記憶總是懦弱靈韌；經驗的專家，倒不如說是一副活屍還要好些！然而遺忘這兩個字對我無緣，這又有什麼辦法呢？

昨天我走到貝勒路 F 處去商議一件事遇着了新從俄國轉來的 E 他告訴我，“我國的 G. P. V. 真是利害，利害，利害！Anarchist 被殺害的前後有好幾萬人。左派社會革命黨也是這樣，他們只好在